

略论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诗歌中大地、太阳、月亮意象的解读

朱立元 李 创

内容摘要：海德格尔诗学思想深受德国浪漫主义诗派影响，除荷尔德林外，特拉克尔对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其影响，而是通过有选择地解读特拉克尔的诗作，来阐发他后期的存在论思想。他对特拉克尔诗歌的探讨与他对语言本质的追问紧密关联。海德格尔认为，诗歌是最为纯粹的语言，在诗歌中，整体的意蕴世界向我们本真地呈现，召唤我们栖居。在他看来，“此在（人）在世”是在时空中展开的，与大地、天空（空间性）和日月交替（时间性）密切关联。而特拉克尔诗歌中就充满着对大地、天空、太阳、月亮的描述。通过探讨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诗歌中大地、太阳、月亮意象的解读，我们能够对海德格尔的诗学以及 Ereignis 等后期存在论核心概念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特拉克尔 海德格尔 语言 诗学

作者简介：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美学、西方美学的教学与研究；李创，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讲师，复旦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Title: Discussion on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s of Earth, Sun and Moon in Trakl's Poetry

Abstract: Apart from Hölderlin, Heidegger's poetics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German romantic poet Georg Trakl. His interpretation of Trakl's poetry, 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s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provides us with a venue to understand his later thought on ontology. According to Heidegger, poetry is the purest form of language in which the whole image of the world is manifest, calling upon us to reside in language. For him, Dasein's (the people's) living unfolds in time and space, and that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earth, sky (the spatiality), and the alternation of sun and moon (the temporality). Through analyzing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s of earth, sky, sun and moon in Trakl's poetry, this article aim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Heidegger's poetics, especially the concept of Ereignis which is central to his later thought on ontology.

Key words: Georg Trakl Heidegger language poetics

Authors: **Zhu Liyuan**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His major academic areas are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Email: wwyngb@163.com or zhuliyuan@fudan.edu.cn **Li Chuang** is a Ph. D. candidate at Fudan University, and lecturer at the Chinese Department, Gansu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ezuo 747000, China). Email: lc9506@hotmail.com

特拉克尔 (Georg Trakl, 1887-1914) 是一位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奥地利诗人。他曾经受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兰波、诺瓦利斯、克尔凯郭尔、荷尔德林等人的影响。他的作品是最纯粹的抒情诗,篇幅短小,内容单一,大多带有悲观主义色彩,透出一种神话般的、神秘的美。他死后声誉日隆,西方一流的大思想家和大诗人纷纷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里尔克 1915 年在给诗歌刊物《燃烧者》(der Brenner)的主编、特拉克尔诗集的出版者路德维希·冯·费克尔 (Ludwig von Ficker) 的信中写道:“在此期间,我得到《梦中的塞巴斯蒂安》,读后感触许多:感动、惊奇、猜测、茫然;因为我旋即明白,这种音韵和声响的条件独一无二,不可复得,正如一个梦可能恰恰赖以出现的那些情况”(qtd. in Basil 163)。分析哲学奠基者维特根斯坦曾在经济上资助特拉克尔。对于特拉克尔的诗歌,他在 1914 年给费克尔的信中说:“我不懂那些诗,但它们的音调使我愉悦,这是真正天才的声音”(qtd. in Perloff 194)。特拉克尔的诗歌也吸引了海德格尔。早在 1912 年,当海德格尔还是弗莱堡大学的学生时,他开始阅读《燃烧者》,并被特拉克尔的诗歌深深打动 (Arendt and Martin Heidegger 137)。在那个表现主义的时代里,他主要通过荷尔德林、特拉克尔的诗歌来思考“语言与存在”的问题,而对此问题的思考决定了他的思想道路。

《诗歌中的语言》凝聚着海德格尔诗学的全部奥秘。正是在《诗歌中的语言》一书中,海德格尔集中解读和阐释了特拉克尔的诗作。海德格尔通过选择性解读特拉克尔的诗作,来阐发他后期的存在论思想。这在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黑贝尔 (J. P. Hebel) 等诗人的评论也可看出。比如在“黑贝尔——乡愁之魂”(1957)一文中,他引用了黑贝尔的话:“这么说吧,现在,乡愁的态度是一种布道的态度,首先布大地之道和太阳之道,接下来布月亮之道,再接下来是星空之道”,之后紧接着说:“一种布道?当然。但我们要听好喽,这里是谁在布道。是乡愁布乡愁之道,而不是牧师布牧师之道……布道这个词源于拉丁词 praedicare。布道这个词的意思是:事先得到某物的提示,以此传布先得先知,以此来显耀,以此让有待言说的东西显得光彩照人。此一‘布道’恰恰张显了诗性言说的在场”(海德格尔,《思的经验》119)。在黑贝尔的诗中,海德格尔强调大地、太阳与月亮等意象来揭示黑贝尔所布的乡愁之道,作为彰显其自身存在论的“布道”方式,这是因为“此一‘布道’恰恰张显了诗性言说的在场”。笔者以为,这正是海德格尔一生运思所在,也是他解读黑贝尔和特拉克尔诗歌的着眼点。

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看,此在(人)操劳着寓世而居,此在与世界始终有着“在之中”的结构。语言所揭示的就是以境域(Horizont)方式展示的世界的含义整体。因此,对语言所命名的世内存在者的含义,必须将其置于整体的互相关联的意蕴世界之中才能得以理解。对语言所表达的人的存在方式,也必须将其放回自我绽出地生存(Ex-istenz)所分解出来的含义整体之中。诗歌是最纯粹的语言,在诗歌中,这个互相关联的意蕴世界得以纯粹地呈现,使得我们本真地栖居。在他看来,“此在(人)在世”是在时空中展开的,与大地、天空(空间性)和日月交替(时间性)密切关联。特拉克尔的诗歌中充满着对大地、天空、太阳、月亮的描述。海德格尔正是抓住大地、太阳、月亮——其中月亮是他解读的重点——等意象来解读特拉克尔,而他对特拉克尔诗歌的解读正体现了其后期存在论思想的特点。

石头的多重存在论内涵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的本质在于诗,而诗的本质在于语言,语言的生存论-存在

论基础是话语 (Rede), 发声的语言表现为声音的不断消逝和意义的不断生成, 这声音向之不断消逝之处就是“大地”, 而意义的不断生成呈现一个“世界”。艺术作品就是“世界”与“大地”形象地争执之所。在艺术作品中, 大地的神秘性、不可全盘解释性和言说性, 使意义世界的生成显示出疆域和有限, 同时也使艺术作品中的意义世界具有了动态的、不断拓展变化的可能性和无限的生成性。

海德格尔在对特拉克尔的名诗“灵魂, 大地上的异乡者”(Es ist die Seele ein Fremdes auf Erden)中“石头”意象的解读中, 突出表现了他对大地的强调。与柏拉图主义对感性领域的鄙弃不同, 海德格尔认为, 灵魂不能离弃大地, 灵魂只有在大地中展开自己才能获得生机。大地是灵魂的栖居之所。如果我们把灵魂视为“此在”(Dasein), 那么大地就是此在生存的境域, 此在要在大地中展开自己。他说:“灵魂之本质在于:在漫游中寻找大地, 以便在大地上诗意地筑造和栖居, 并因之得以拯救大地之为大地”(海德格尔,《途中》34)。

在特拉克尔的诗歌中, 石头的意象频繁出现, 往往还隐含着其在宗教意义上的特殊含义。在基督教文化中, 基督被称为磐石,“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诗篇》18:2)。基督作为磐石的意象在《圣经》中多次出现。这磐石又是水的给予者,“你曾分裂磐石, 水便成了溪河”(《诗篇》74:15)。“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哥林多前书》10:4)。作为在基督教家庭成长的基督徒, 特拉克尔的诗歌中有深厚的神学背景。在“戏剧片断”中, 我们看到《圣经》对特拉克尔创作的影响:“荆棘密布的荒野, 磐石, 一个源泉”(250)。在“黄昏的忧郁”和“石头”中, 小溪和石头的意象也同时出现。

特拉克尔诗中的“石头”经常还以动词“石化”的形式出现。在“梦魇与癫狂”中, 诗人写道:“黑暗的屋里, 母亲石化的面孔……在母亲极度痛苦的手中, 面包变成了石头”(81-2)。这句诗的典故来自《马太福音》:“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 反而给他一块石头呢?”(7:9)在特拉克尔的成长中, 母爱是冷淡的, 因此, 特拉克尔的这句诗或多或少隐射了他从母亲身上感受到的冷漠和失望。

海德格尔敏锐地注意到了特拉克尔诗歌中反复出现的石头意象, 他说:“这里又出现了‘石头’一词, 倘若这里允许作一种计算, 这个词在特拉克尔诗中出现过三十多次。石头中隐藏着痛苦, 痛苦在石化之际自行保藏到岩石之锁闭状态中;在岩石之显现中, 闪现着那从最早的早先的寂静光辉而来的古老渊源;而这个最早的早先作为先行的开端走向一切生成者、漫游者, 并且把后者带向其本质的永远不可赶超的到达。古老的岩石就是痛苦本身, 因为这痛苦趋向大地, 关注着终有一死的人”(《途中》61-2)。

我们由此看到, 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诗歌中石头意象的理解与诗人所要表达的神秘情思是不一样的。在海德格尔看来, 石头(Stein)既让我们联想到大地的坚韧与厚重, 它是此在生存的境域和诗意地栖居的场所, 又让我们联想到存在(Sein)。我们常人往往迷失于存在者, 而遗忘了存在。此在生存是在大地这个境域中展开的, 在海德格尔的理解中, 特拉克尔诗歌中的石头意象指向深刻的哲学寓意:让我们栖居于大地, 而“痛苦”则是终有一死的人与大地的分离。海氏一生把死看成此在的天命(局限性), 认为人总是面向死亡或向死而生的, 所以他总是用“终有一死的人”来指代人。他认为, 大地是人类生存的根基, 人的有限生命如果脱离了大地便丧失了意义, 会沦入“痛苦”的深渊。由是, “痛苦”无声地召唤着人们回归大地, 回归生存的根基。

显然，海氏对特拉克尔诗歌中频繁出现的石头意象作了“六经注我”式的有意误读，使之成为“大地”的象征，进而成为我们阐释其存在论思想的一个切入点。请看他对大地的诗意描述：“大地是承受者，即承受人的筑造和栖居，承受动物、植物和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基础。它是开花结果者，它伸展为岩石和水流，涌现为植物和动物”（《选集》1192-93）。我们成长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我们的根基稳靠性，如果我们失去了大地，我们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这正是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诗歌中“石头”（即大地意象）的存在论解读。

太阳与月亮作为时间与空间意识的给出者

特拉克尔诗歌中经常出现日月交替的意象，但他并未将太阳与月亮作为表现的主题，而是更多地作为自然对象加以描述，或者以个人隐秘情思的象征方式来呈现。海德格尔对于他的诗中太阳与月亮意象的关注取决于海德格尔自身的哲学思想。他终生关注“存在与时间”，试图在时间中解释此在的生存。受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一思想影响，海德格尔认为，“真实的时间乃是曾在者之到来（Ankunft）”（《途中》54），这曾在者之到来指的是太阳的离去与复归。太阳的离去就是月亮的到来，正是日月交替形成了此在在世的基本时间观。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在时间性中展开自身，时间与太阳和月亮密不可分。与西方传统哲学思辨的时间观不同，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是感性、形象的，甚至具有空间性（如天空）。海德格尔说：“‘时间’首先恰恰是在天空显现出来的，亦即在人们自然地依照时间调整自己之际，它恰恰在人们见出它之处显现出来；结果‘时间’甚至就与天空同为一事”（《存在与时间》473）。换言之，属于天空的太阳和月亮同时也承载着时间的概念。

太阳对人类的生存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天体。在特拉克尔的作品中，我们也都看到太阳具有特殊的地位。《圣经》中的《诗篇》记载的是对上帝的爱的歌颂，而特拉克尔在其诗作“诗篇”中却写道：“一个南太平洋岛上，人们接受太阳神”。在他的诗歌中，对太阳的表达还有“甜蜜者”（der süße）、“金色的赫利俄斯”（goldene Helios, Helios为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之名，阿波罗的前任）、“燃烧的白日的星辰”（das flammende Gestirn des Tages）等称呼。而特拉克尔诗歌中的神秘形象黑利安（Helian）也与太阳的形象紧密相关。莱因霍尔德·吉米认为 Helian 一词由 Helios 和 Lélian 各取前后部分组合而成（Grimm 238）。

在特拉克尔的诗中，时间与太阳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散步”中，特拉克尔写道：“时间涓涓流逝。哦，可爱的赫利俄斯！/ 蛤蟆池中美妙而清晰的影像……”（26）而在另一首诗中，我们读到，“开端金色的眼睛，/ 终结昏暗的忍耐”（“年”74）。海德格尔阐释道，“它的忍耐把一切都带向那种向精灵之夜的蓝光的没落之中。但与开端相应的却是一种观看和思索，后者金光闪闪，因为它为‘金色、真实’所照耀。当爱利斯在其行程中对夜晚洞开心扉时，这种‘金色、真实’便映现于夜的星池中：‘一只金色的小船，爱利斯（Elis），/ 它把你的心荡向孤独的天空’”（“爱利斯”50）。这里，“开端的金色眼睛”指代太阳，而“这只金色的小船”则喻指月亮。需要说明的是，爱利斯是特拉克尔诗歌中一个神秘形象，而斯泰因可姆指出了这一形象与恩底弥翁（Endymion）之间的关联（Stinchcombe 611），恩底弥翁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被月亮女神所爱着的英俊的青年牧羊人，实际就是西落的太阳。这样，海德格尔就从特拉克尔诗歌中读出了此在在世的“真实的时间”——日月交替。

Ereignis 与日出和月亮

从1936年开始, Ereignis 成为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的核心词语和概念。在 *Die Geschichte des Seyns* 一书中, 他这样来解释 Ereignis: “在第一个开端, 存在的本质作为上升 (Aufgang, φύσις); 在另一个开端, 存在的本质作为 Ereignis” (213)。海德格尔后期所有的言说基本上都围绕着 Ereignis 而展开。本文暂不探讨此词的翻译问题, 而着重看海德格尔如何通过解读特拉克尔而将 Ereignis 与太阳、月亮联系起来“思”的。

在1962年的讲座“时间与存在”中, 海氏开场就说: “如果我们现在有可能向我们朗诵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歌“死亡七唱”, 而且甚至是由诗人本人来朗诵, 那么我们可能会反复聆听它, 并且放弃任何立即理解的要求” (*Zur Sache des Denkes* 5)。特拉克尔的“死亡七唱”通篇都在描述死亡及其相关意象, 例如傍晚 (Abend)、衰亡 (Untergang)、倒下 (Hinsinken)、死 (starb)、死者 (Totes)、腐烂形体 (verweste Gestalt)、灵魂的安宁 (Windesstille der Seele), 最后一节提到的阴间的摆渡 (Überfahrt in die Unterwelt) (70-1)。整首诗的基调悲哀且痛苦。对海德格尔来说, 诗与他的演讲主题“时间与存在”紧密联系。这首诗里的每节都依然表现了太阳落下、月亮升起这一日月交替所形成的时间概念。例如, 傍晚来临, 太阳 (“一只泣血的兽”) 在山坡落下, 月亮升起 “月亮从洞穴中逐出一只红兽”。

在课后的讨论班上, 海德格尔将 “Ereignis” 与 “Es” 进行关联, 他认为大写的 “Es” 就是 “Ereignis”。他特别提到了特拉克尔 “诗篇” 的第一节来说明 “Es ist”: “这是 (Es ist) 一盏在风中熄灭的灯。/ 这是 (Es ist) 一把被午后的醉鬼遗弃的山野酒壶。/ 这是 (Es ist) 一座被烧焦了的葡萄园, 黑漆漆布满蛛丝网。/ 这是 (Es ist) 一间被他们刷成乳白色的房间” (33)。无独有偶, 特拉克尔的另外一首诗 “从深处” (“De profundis”) 也具有相似的结构。特拉克尔在其中唱道: “这是 (Es ist) 一片收割后的田野, 经受了一场黑色骤雨。/ 这是 (Es ist) 一棵孤独地伫立的棕色大树。/ 这是 (Es ist) 一股围绕着空空的木屋的尖厉的风。/ 这夜晚多么悲哀。/ / 这是 (Es ist) 一盏在我的口中熄灭的灯” (26)。在德文中, “有” (es gibt) 从字面上有 “它 给予” (es-geben) 的含义。“es” (它) 在诗中既是主语也是第三人称单数的中性, 这里 “es” 到底指代什么呢? “诗篇” 中的诗句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疯子死了。有一个南太平洋上的岛屿, / 接受太阳神” (33)。在 “从深处” 第二节中, 我们读到: “小村那边 / 温和的孤女依然在拾捡稀疏的谷粒。/ 黄昏里, 她大睁着金色的眼睛四处搜寻 / 她的子宫在等待神圣的新郎” (26)。由此可见, “es” 与太阳或者月亮有关。

太阳一词在德语中为阴性, 我们可以大胆猜测, 海德格尔很有可能将特莱克尔诗中的 “大睁着金色眼睛” 的 “温和的孤女” 理解为对太阳的借喻, 尽管将此理解为 “黄昏里” 的新月也并无不妥。海德格尔说道: “特拉克尔的诗作歌唱着傍晚的土地。它是对那个真正的类型之居有事件 (Ereignis) 的惟一召唤; 这个真正的类型诉说着那进入柔和之中的精神的火焰” (《途中》81)。这柔和的火焰可以是夕阳, 也可以是新月。不过, 在海德格尔的诗歌 “Ereignis” 中, 他写道: “火焰在燃烧。/ 热和光产生, / 心和目光靠近, / 在一起。/ 存有, / 冒出火花, / 和谐的、/ 本已的火。/ 一个火炉, / 非凡的, / 年岁的延续” (*Gedachtes* 270)。从这首诗可以明显地看出 Ereignis 与太阳的关联。

由上可见, 海氏通过解读特拉克尔的诗歌来阐发 Ereignis 一词中所包含的日月交替的

时间观。这种日月交替的现象不再是物理的天体运行,而是作为“精神的火焰”的日月运行,也即 Ereignis 所体现的存在论的时间观。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特拉克尔不仅歌唱日月交替的时间,而且“歌唱着傍晚(Abend)的土地”。这里既指大地,即此在在世的根基,又暗指整个西方的命运(Abend也有西方的含义,这与他受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影响有关),并认为“它是对那个真正的类型之居有事件(Ereignis,亦译“大道”)的惟一召唤”。于是,海德格尔借助对特拉克尔诗歌的独特解读,阐发了他后期存在论思想的要义。同时,Ereignis 始终是个语言问题,正如海德格尔说,词语(Wort)不存在(es ist),而是给出(es gibt)。Ereignis 的深层意义,便是强调语言与人的相互居有(appropriation)。

此外,海德格尔认为 Ereignis 与“日出”、“破晓”具有密切关系。而日出在基督教中意味着复活。笔者以为,海德格尔通过呼唤“日出”、“破晓”,可能表达了他的救赎意识。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指出此在的生存是“向死而生”,死亡是此在不可避免的可能性。那么,生命的意义何在呢?此在的生存论要求我们改变平庸琐屑的生活,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决断”。黎明日出之时,新的一天来临,就是这一决断的时机(kairós)所在,而艺术尤其是诗歌是自我和社会的救赎之途。

海德格尔引用特拉克尔“死亡七唱”的深意在于,这些诗在表现死亡(日落)的同时,强调了月亮的上升,在这里月亮代表着一种新生,同样有救赎之意。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异乡者的死亡并不是衰败腐朽,而是离弃人的腐朽形象。因此“Ereignis”作为“向死而生”,表达了一种对沉沦的生命的救赎,呼唤着我们转变庸常的存在,得以本真地生存。海德格尔关于“Ereignis”的思考是对其前期存在论思想的深化和升华。

月亮之道：海德格尔解读特拉克尔的重心所在

“存在”(Sein)与“时间”(Zeit)是海德格尔一生思索的核心和发问的根基。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诗歌的解读始终围绕着对“存在”与“时间”的思考而展开。前文已经论述了太阳和月亮作为存在的显现方式。这里必须指出,在对特拉克尔诗歌的解读中,海德格尔更偏重于对月亮意象的阐释。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海德格尔引用了特拉克尔的数十首诗。而据笔者统计,在特拉克尔的《诗集》中,月亮出现了六十多次。海德格尔对于特拉克尔“独一之诗”的集中讨论,实质上就是围绕着月亮来展开的。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区分了艺术类型的“诗歌”(Dichtung)和本源意义上的“诗”(Poesie)。如荷尔德林认为,诗来自于神,这个神不是彼岸之神,而是人格化的自然,那么根据普遍类比性的原则,在人的心灵深处也必然存在着一种与“宇宙的原初之诗”相应的“诗性力量”。它是人身上的一种灵性,只有当这自身内在的诗性力量被激发时,才能响应作为宇宙元素的“诗”。因此,诗人写的诗乃出于他的这种内在灵性的“独一之诗”。

受此浪漫主义诗学观念的影响,海德格尔也认为,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出于一首心灵的独一之诗来作诗。而这首独一之诗始终是未被道出的。海德格尔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这一独一之诗的位置,他认为这个位置乃是“孤寂”(die Abgeschiedenheit)。海德格尔说:“异乡人是孤寂的(Der Fremdling ist der Ab-geschiedene,也可译为离去的)”。海德格尔对艾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的对“孤寂”的神学用法进行了存在论的改造(Caputo 66)。艾克哈特认为,“Abgeschiedenheit”(孤寂)与“Gelassenheit”(泰然)是通向上帝的道路,人通过静观在灵魂的火花(心灵之光)中借助上帝的恩赐而与上帝合一;而海德格尔则认为在孤寂中沉默地倾听内心的召唤,倾听月亮柔和的声音,作诗就是跟随着心

灵的道说,即倾听未被道出的“独一之诗”。

海氏认为,对诗歌的探讨只能是诗人间的对话,或者是思与诗的对话,而“诗人们道说闪耀者(das Scheinende)的外观(形象);闪耀者通过这个傍晚不同地显现出来。思想者沉思本质现身者(das Wesende)的不可见性;本质现身者通过这个傍晚而达乎不同的词语。从不同的形象和不同的意义而来,傍晚改变着诗和思的道说(Sage)以及它们之间的对话”(《途中》47)。孤寂(Ab-geshiedenheit)的字面义为“离去者”,月亮的光辉来自太阳,月亮的在场给我们带来不在场的太阳的光芒。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这个诗与思的对话的共同对象,这个在傍晚出现的闪耀者,明显是指月亮。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在此海德格尔强调月亮而不是太阳?笔者认为,在黑夜中,人们远离白日的喧嚣,更能摆脱存在者的羁绊,作为孤独的自我去直面自己的存在,去倾听内心良知的呼声。海德格尔就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此在生存论上的黑夜状态。在世界黑夜的时代中,月亮柔和的光芒指引着现代技术时代无家可归的人们找到归家之途。因此,不是太阳,而是折射阳光的月亮是“孤寂”的位置,这也是海德格尔后期存在论主要的探讨对象;当然,这也恰恰是特拉克尔“独一之诗”的核心意象。

海德格尔认为特拉克尔诗歌的中心是月亮,而不是基督,因为他否认特拉克尔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说:“要判断特拉克尔那首独一之诗的基督教性,我们首先就要思索他后期的两首诗:《哀怨》和《格罗德克》。我们必得问:如果诗人真的是一位如此坚定的基督徒,那么,为什么他在这里,在他最后的道说的极端困境中没有召唤上帝和基督?为什么他在这里不提上帝和基督,而只提‘妹妹的摇晃的身影’,并把妹妹称为‘问候的妹妹’呢?”(《途中》77)海德格尔认为这里的妹妹,当然不是指特拉克尔的妹妹格蕾特,而是月亮女神(σελάνα)。如在谈到另一首诗“灵性的暮霭”中“妹妹冷月般的声音,始终响彻灵性的夜”这句时,海德格尔出现了明显的误读。诗里的“妹妹”应该指特拉克尔的妹妹格蕾特,而他却认为指“女月亮”(Monderin,月亮在德语中原为阳性)。他说:“这道清冷的光来自月亮女神(σελάνα)的照耀。正如古希腊诗歌所说的,在她的光芒映照下,群星变得苍白,甚至变得清冷”(《途中》43)。这里的古希腊诗歌指的是女诗人萨福的“敬畏她的光华”。这样的误读还是希冀突出特拉克尔诗歌中月亮意象的中心地位。

再看特拉克尔的“变形”(Verklärung):“当黄昏降临,/一张蓝色的脸离开你。/一只小鸟在罗望子树上歌唱。//一位温和的修士/合拢死去的手。/白色天使拜访圣母。//一个由紫罗兰、谷物/和紫葡萄织成的夜间花环,/这是观望者之年。//死者的坟墓/为你的脚敞开,/当你把前额埋入银色的手掌。//秋月/静卧在你的嘴边,/昏暗的歌声醉于罂粟;//一束蓝花/在风化的石头中轻柔地鸣响”(66)。这首诗主要取材于《圣经》中基督变形(《马太福音》17:1-9,《马可福音》9:2-9,《路加福音》9:28-36)以及天使拜访圣母玛利亚(《路加福音》1:26-38)、基督使死者复活(《以西结书》37:12-13)等题材,依然表现了月亮的在场。海德格尔引用了后两句,强调“蓝花”与“痛苦”的关联,以及月亮的声音,并引申到特拉克尔的“独一之诗”。海德格尔说:“‘蓝色的花’乃是灵性之夜的‘柔和的蓝芙蓉花朵’。这些诗句唱出了特拉克尔的诗作由之而来的那个源泉。这首歌(Gesang)乃是歌曲、悲剧和史诗集于一体。在特拉克尔的所有诗作中,这首诗是独一的,因为在这首诗中,看的广度、思的深度和说的纯朴以一种不可言传的方式亲密而永久地闪现出来”(《途中》64)。“蓝花”是取自诺瓦利斯诗歌的重要意象,是神性的象征。在这里,“一束蓝花”依然指月光,如特拉克尔“傍晚”诗中所说的,“四周风化

的岩石 / 淡蓝的月光 / 照临都市” (90)。“痛苦”在海德格尔看来则指分离：太阳西落，黑暗到来。孤寂“Ab-geschiedene”的字面含义是分离，因此“痛苦”与“孤寂”有着内在关联。而关于“在风化的石头中轻柔地鸣响”一句，海德格尔在这里依然强调神性的语言（月亮的轻柔的鸣响与内心良知的呼声）乃是原语言，这原语言本身就是吟唱着进行道说的歌曲，作诗就是跟随着这道说。

那么，他为什么说这首诗是“歌曲、悲剧和史诗集于一体”呢？笔者认为可以从黑格尔早期论语言的有关论述中找到答案。黑格尔说：“语言，即是最初的语言，这就是史诗”（《精神现象学》242）。换言之，史诗就是原语言；而“这歌唱者的语言方面必须参加在表象内容里面……这种较高的语言——悲剧——就把本质的、行动的世界中分裂了或分散了的环节更密切地结合起来”（246）。而悲剧则是把分裂的本质世界统一起来的“较高的语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海德格尔借用黑格尔的有关论述来解读特拉克尔的“独一之诗”，发现其中“看的广度、思的深度和说的纯朴”，从而阐发自己的语言存在论思想。

在“语言”一文中，海德格尔引用了特拉克尔的诗歌“冬夜”中的诗句：“痛苦已石化了门槛。/ 在清澄光华的映照中，/ 是桌上的面包与美酒”（70）。根据古希腊神话的记载，太阳与月亮交替之处形成了一个“门槛”，这“门槛”就是昼与夜的分界。“痛苦”则是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使用，黑格尔说：“苦恼意识是痛苦，这痛苦可以用这样一句冷酷的话来表达，即上帝已经死了”（261），这里指太阳落下，夜晚到来。自我意识处于黑暗之中。“清澄的光华”指月亮清冷的光辉，“面包与酒”在基督教中意味着神的身体和宝血，也就是神的“消息”与“踪迹”。当太阳下山后，是月亮为我们带来太阳的消息（“面包和美酒”）。在此在生存论的意义上，黑暗更加本真，在黑暗中，是月亮指给无家可归的漫游者（诗人）以归家之路，因此，月亮柔和的光芒与诗人有着天然的亲近，月亮意象成为海德格尔论特拉克尔“独一之诗”的“位置”。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在海德格尔的诗学体系中，特拉克尔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特拉克尔的诗歌深入到了海德格尔的灵魂深处，这从他总结一生运思的《沉思》（全集第81卷）中那些深受特拉克尔影响的诗句也能看出。通过解读特拉克尔的诗歌，我们得以深入地理解语言与存在的问题，也为我们理解海德格尔后期存在论的重要术语，如“Ereignis”提供了新的视角。

注解【Notes】

本文所用特拉克尔诗集是 Georg Trakl, *Das dichterische Werk* (Otto Müller Verlag, Salzburg, 1985)，页码以该诗集页码为准，不再一一标出，中译文主要参考林克先生译：《梦中的塞巴斯蒂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也参考了董继平先生的译法，部分地方有改动。

文中对“诗歌中的语言”文本的引用采用孙周兴先生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文中简称为《途中》。

我们可以比照海德格尔在论黑贝尔诗句中描述太阳时所说的，“这位好心的妇人，真叫人同情”，以及“多么浪的女人，却又如此善良而宜人”。参见海德格尔：《思的经验》140、157。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rendt, Hannah, and Martin Heidegger. *Brife 1925-1927*. Frankfurt am Main, 1998.
- Basil, Otto. *Georg Trakl*. Otto Müller Verlag, Salzburg, 2010.
- Caputo, John D. "Meister Eckhart and the Later Heidegger: The Mystical Element in Heidegger's Thought: Part Two."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3.1 (1975): 61-80.
- Grimm, Reinhold. "Die Sonne."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1(1961): 224-46.
-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 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
-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s*. Trans. He Lin and Wang Ji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9.]
-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熊伟 王庆节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 年。
-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Trans. Xiong Wei and Wang Qingjie. Shanghai: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96.]
- . *Die geschichte des Seyns. Gesamtausgabe Bd69*. Herausgegeben von Peter Trawny.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8.
- ：《思的经验》，陈春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 *The Experience of Thinking*. Trans. Chen Chunwe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 *Gedachtes. Gesamtausgabe Bd81*.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2007.
-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
- [---.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 Sun Zho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 ：《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
- [---. *The Selections of Heidegger's Works*. Trans. Sun Zhouxing. Shanghai: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96.]
- .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1985.
- . *Zur Sache des Denkes. Gesamtausgabe Bd14*.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9.
- Perloff, Marjorie. "Toward a Wittgenstein's Poet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3. 2 (1992): 191-213.
- Stinchcombe, J. "Trakl's 'Elis' Poems and the Hoffman's 'Die Bergwerke Zu Falun' ."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59. 4 (1964): 609-15.
- 特拉克尔：《梦中的塞巴斯蒂安》，林克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年。
- [Trakl. *Sebastian in the Dream*. Trans. Lin Ke.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0.]

责任编辑：静 一